

# 共产主义如何保证生产积极性？

## ——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稳定分析

余荫铨\*

中山大学 物理学院，广州 510275

**【摘要】** “人的生产积极性来源于对个人私利的追求”，这是一个典型而片面的带有私有制色彩的观点。我们分析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梳理了这种私有制的生产积极性观的起源。并且，我们顺承恩格斯的思路，预言了私有制观念的终结。我们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稳定性分析，通过对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初始状态的演化过程的逻辑推演，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证明了共产主义是自稳定的。

**【关键词】** 共产主义，生产积极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稳定性分析，反馈调节

### 1 引言：生产积极性问题的产生

“共产主义如何保证生产积极性？”这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两种不同而又联系的意义上来谈共产主义的：一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的实际政治运动；另一是作为工人阶级通过其斗争要实现的一种社会形态<sup>[1]</sup>。在这个问题的语境下，人们通常指的是第二种意义，即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这个问题本身涉及到马、恩关于人的需求和组织人的劳动以满足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需求的观点<sup>[2]</sup>，我们打算结合这些观点，使用现代的、科学的论述范式，来重新回答这个问题。

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积极性的

思考，其实体现了现代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典型范式：稳定性分析。在讨论一个被构想的状态如何实现之前，应当分析这个状态本身能否稳定存在<sup>[3]</sup>。如果共产主义社会自身就是不稳定的，即使出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自发地迅速地瓦解，那么我们便不必付出相当大的牺牲去触及这个空想。简单的说，我们将要讨论的是共产主义理论的自洽性。

人们关于生产积极性来源问题的思考大多产生于近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些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所从未经历过的。比如人们在了解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经验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种共产化的生产关系是无法维持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的，注定不能成功。<sup>[4-6]</sup>”这样的观点还会在后来的“包产到户”政策以及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中不断加强，许多人会持有这样的

\*学号：20343078

\*E-mail: [yuyk6@mail2.sysu.edu.cn](mailto:yuyk6@mail2.sysu.edu.cn)

印象：“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其实靠的还是市场化这种利用了人的‘逐利性’的手段来激发生产积极性的。”进而想到“人最根本的需要，还是对个人私利的追求”这样的明显带有私有制观念性质的观点。接下来我们将会论述这种观点的起源，及其自然的终结。

## 2 私有制观念下的生产积极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sup>[7]</sup>”，这里的贪欲正是上文所说的逐利性，我们注意到恩格斯给这一论断加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定语——文明时代，它正是指分工和交换这种生产方式伴随着私有制起源至今的时代。恩格斯讽刺道：“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在这样的评断之前，恩格斯的这部作品花了大量篇幅研究、陈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下面我们基于其文本，梳理出“生产积极性来源于人的对个人私利的追求”这种局限的私有制的观点的根本性的起源。

在分工和交换这种生产方式诞生之前，处于氏族社会的人类实行的是原始的共产制。在氏族制度内部，还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分别——参与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可见，对于氏族社会而言，“生产积极性来源于人的对个人私利的追求”这一观点并不成立，低下的生产力使得，他们的个人利益与

集体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随着畜牧、农耕、家庭手工生产这类提高了生产力的生产方式出现，个人的劳动力生产出维持他自身劳动力的产品成为可能。于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这种生产关系又提高了生产力，使得分工和交换得到不断的自激励的发展，交换从个人之间的间或行为发展成经常性、直至必需的行为，劳动产品中出现了直接为了交换而生产的部分，此即商品。接着，经过三次社会大分工，诞生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的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规模较大和较小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

私有制就是起源于不断发展的交换，此时已经有了私有制观念，“对个人私利的追求”确实成为了人们参与生产的积极性来源之一。这种观念是伴随着商人阶级一同成长的。随着商人阶级的诞生，货币，即一般等价物，作为商品的被创造。“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值得向往和被向往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谁有了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但是谁首先有了它呢？商人。对货币的崇拜掌握在他手中是万无一失的。他尽心竭力地叫人们知道，一切商品，从而一切商品生产者，都应该毕恭毕敬地匍匐在货币面前。他在实践上证明，在这种财富本身的化身面前，其他一切财富形式都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

至此，人类对财富的追求已经包含了对一切的追求，这几乎就成为了生产积极性的唯一来源。但是，这一观念既然诞生于私有制，它也将是会随着私有制消亡的，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 3 共产主义的自稳定过程

共产主义是如何让私有制失去存在的土壤的？我们完全可以按照恩格斯分析私有制的起源的思路，来分析私有制的终结。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共产主义赋予过一种更确切的社会学含义，把消灭阶级和分工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比如，马克思论证说，为了实现这样一种社会，个人必须“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社会分工。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sup>[8]</sup>”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早期部落社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区分或广泛分工的部落社会——看作是原始共产主义。在后来的著作中，马克思强调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就在于它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

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我们分析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初始状态的演化过程<sup>1</sup>。我们假设

这样一个初始状态：生产力达到了可以（至少是暂时<sup>2</sup>可以）满足按需分配的水平，在这个物质基础上，实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这样一种分配方式是不需要个人之间的交换的，人们只是每个人做自己的生产，把产品交给集体，再从集体中取得需求的产品。我们注意到，私有制正是建立在个体之间的交换之上的，没有了个体之间的交换，私有制没有存在的意义。而且，由于不是按劳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人们在和集体做交换的时候，也不需要追求等价值交换，一般等价物作为等价值交换的媒介此时也将会退出历史舞台，此时的交换“市场”已经和私有制下的“市场”完全不同了。没有了一般等价物，其实意味着人将会失去衡量“财富”尺度，“财富”也失去了任何对生产的支配属性，失去了可比较性，留下的仅仅只有产品本身的用途。这其实就是将劳动从异化中解放了。

至此，我们看到，随着“财富”这一概念的崩溃，即这个以共产主义为初态的演化结果会破坏共产主义的存在基础。如果共产主义行得通，那么以共产主义为初态的演化结果应当会继续加强共产主义存在的基础，即它的结果可以作为它的前提，形成自我维持稳定的正反馈。注意我们分析的方法是以共产主义为初态，在具体实践上，它对应的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人类暂时实现了共产主义，这种历史条件可以是生产力的自然发展，也可以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的结果。在本文中，我们关心的问题只是共产主义的自洽性，至于实现途径，我的另一篇工作对其有一定程度的讨论。设置初始状态并观察演化这种典型的讨论状态稳定性的方法，是根本上不同于“理论悬设”的，这里没有引入任何新的公理，所有的推导都是基于普遍理性的，我们所做的假设，是实践上的假设，是完全可以被实践所证实的。

<sup>2</sup> 当然这个“暂时”也是对于持续时长有一个阈值性的要求的。由于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观念，作为一种一定会滞后的社会意识）的调整相对于生产力的发展通常存在滞后性，如果暂时维持这个这样一种生产力的时长不足以使生产观念得到转变，也就是后面的推理都还没来得及实现，那么这个（伪）共产主义状态仍然是不稳定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人民公社化运动<sup>[3]</sup>。

<sup>1</sup> 这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那种科学研究范式：稳定性分析。我想我有必要对这一思路的科学性作出必要的解释，以免读者将其误解为那种“先给出一个理论悬设然后自成一统自圆其说”的行为。观察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初始状态的演化过程正是分析共产主义是否能够自洽的手段。如果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那么我们这个演化自然就会走向共产主义



念的不复存在，人们对个人私利的追捧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个人私利”这个东西完全没有任何用处，也无法衡量，你过得好不好，只是取决于你自己愿不愿意过好。这个时候，人类仍然保有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但是这个自然属性不再如今天一般等同于追逐个人私利，此时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无法分割，付出与收获（因为无法衡量）无法分为两个概念——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回到了氏族社会一般的原始状态，但是实际幸福感却大不相同了。

“个人私利”无法作为生产积极性的来源了，那么此时的人类，究竟为何而生产呢？人类的生产会停滞吗？这样的好日子能维持吗？

氏族社会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不生产的氏族（我想是当然有的）直接就灭绝了，人类的趋利避害本性为人类提供生产积极性。

但是这只是人类的最基本需求。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它们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相应的，获得基本满足的需要就不再是一股激励力量<sup>[9]</sup>。在按需分配的制度下，低层次的需求都被满足了，只有最高层次自我实现需求才可能成为促进人们积极生产的动力——那么试想，人类要怎样才能自我实现呢？——其实人类没有其余的选择，唯有生产本身。此之谓，“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sup>[10]</sup>”，“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11]</sup>”。

至此，我们设想的这个以共产主义为初始状态的演化过程就形成了闭环：共产主义

的结果强化了它存在的前提。共产主义一旦出现（并能够暂时存在一段时间），它就能够稳定地一直存在下去。

我们再最后考虑一个可能的扰动：在共产主义会有不劳而获的人吗？如果有人不劳而获，是否会引起“道德”的滑坡？——答：会有不劳而获的人，但只有极少数。至于道德，我们前面的推演完全没有涉及到，共产主义的自稳定不是通过道德实现的，而是基于人的需求来实现自稳定的。不劳而获者在社会其他人眼中显得不可思议，主动放弃了追逐更高快感的权利，而仅仅满足于低端需求，这人肯定是有病。他们在社会其他人眼中，得到的更多是惊讶或不理解，就像我们这个社会看到一个人主动把每个月上万工资都烧掉然后试图去吃低保一样不可理喻。但这同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众会对这些人感到不理解，但不会去干扰他们的生活，因为这也是他们的自由。

## 参考文献

- [1] BOTTOMORE T.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J]. Labour, 1991, 16.
- [2] HELLER A. 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J]. Bordeaux, 1979, 70(8): 709-714.
- [3] 余荫铠. 画饼学导论[M]. 中山大学: 未出版, 2021.
- [4] 刘华清. 人民公社化运动纪实[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 [5] 安贞元. 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 [6] 林蕴晖, 顾训中. 人民公社狂想曲[M]. 河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 [7]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J]. 人民出版社, 1962.
- [8] 卡·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J]. 人民出版社, 1961.

- [9] MASLOV A H.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J].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1987.
- [10]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M]. 哥达纲领批判,  
1965.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 人民  
出版社, 1997.